

1937年上海滩沦陷，英租界、法租界时称“海上的孤岛”。此时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，组织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。周信芳重组他的移风剧社，租赁了卡尔登大戏院，以此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。不知是职业的敏感，还是演戏的经验，周信芳还将他的移风剧社向政府有关部门注册，以便剧社演出合理合法。时为1939年5月。当时上海戏院虽然也发生禁戏的事件，但比起硝烟漫天的战场，卡尔登大戏院还是较为平静。

孰料，1941年3月，上海的报纸在不同版面用不同的字号，刊登了卡尔登大戏院的紧要启事，其中《申报》连续三天刊登的是：麒麟童艺员前患感冒不克登台，今晚起暂停数天，一俟痊愈，继续开演。预购戏券诸君请持票至本院售票处退换。

同时的《新闻报》也有类似的启事，内容与《申报》差不多，只有一句有变化，也就是《申报》是今晚起暂停数天，《新闻报》是今晚起暂停三天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霎时，上海滩的街头巷尾谈论的大多是启事的消息，尤其是麒麟童们。他们有的打听消息，有的奔走相告；而周信芳及他家的亲朋好友则是打电话的打电话，上门探望的探望……有人猜测是否麒麟童去年的脱力湿

湿伤寒症没有痊愈呢？一切的答案与启事所说的一模一样。

麒麟童的家大门紧闭，与平时没什么两样。卡尔登大戏院照常开门，只是演戏改成放电影，售票窗口的售票员依旧微笑着，售票或退票，有问必答，只是问麒麟童的答案与启事上说的一模一样。

怎么又病了呢？麒老演戏几十年，好不容易组建了移风剧社，有了自己的卡尔登大戏院，而且做了老板，这是多少艺员所追求的理想，如今怎么身体经常出毛病呢，是否劳累过度了呢？热爱麒派艺术的戏迷们想不通。

因为想不通，就要到处寻找答案。于是有的麒迷用旧报对麒麟童的戏评，来分析紧急启事的原因。

“信芳之号召力，诚不可轻视矣……信芳表演，南北一人……余自闻信芳创设移风以来，对于信芳改造戏剧，以独特之表情天才，益以精密之编排导演，将来成就未可限量。”

“这是本年度剧坛的奇迹，也可以说是艺人周信芳，从事戏剧数十年来，最大的收获。《文素臣》曾经连续几十场满堂，不知吸引了多少观众，真有‘不看《文素臣》，不是上海人’之概。”

“麒派领袖周信芳的演戏，我有数不曾看见。前几天，金君约赴卡尔登，

去看他演《清官册》……说来也怪，信芳戴纱帽，穿官衣，扮相极边式，又加他的腿上有工夫，随便走起步子，叫人看着舒服，真是与众不同。此外，所有做工形态，全都细微入妙，及至得意大笑，被太监一叱，猛然作惊悚状态，头往后一缩，马鞭背在身后，这一手可以

【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】

周信芳的选择

王静

说是神来之笔。”

“周信芳天生杰才，若具佳喉，则可以征服南北，与伶界大王谭鑫培齐名。今只以做工称霸江南，惜哉。”

“我们试拿周信芳说吧，他除了嗓音带沙，唱的部分难与北来诸伶一较短长外，若论做派表情和身上腿上的工夫，的确胜于马谭诸人，同时他的技

术也深得平角（北平的角儿）一致赞许。”

这不找原因还好，一找原因，麒迷们开始害怕。那么多的溢美之词，莫非遭仇家暗算……戏迷们开始瞎猜，因瞎猜而误传，或者说谣传，以至于发生过“周信芳的嗓子哑沙是遭仇家暗算被药

内容广而告之，直到3月12日的广告刊登：麒麟童艺员今晚病愈登台……演出的剧目是六本《文素臣》。

病愈就好！关注麒麟童的观众松了一口气，索性连购戏票，顺便看看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到底恢复得如何！

然而，还没等大家看出什么名堂，3月27日，媒体再次刊登了卡尔登大戏院的紧要启事：麒麟童艺员旧病复发，暂停一星期，诸君原谅。当然，预购戏券照旧退换。

这到底怎么了？敏感的戏迷们预感到了，肯定是出问题了，不是戏，就是人。幸亏还好演戏，反正麒麟童能登台演戏，那就是人没问题，而是戏的问题……麒迷们还在庆幸。然而一个多月后，卡尔登大戏院的戏码告诉麒迷们，他们庆幸得太早了。因为报纸的白纸黑字告诉观众麒麟童暂行辍演。

为什么暂行辍演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这一谜底，当汉奸吴世宝被镇压后才揭开，原来是吴府堂会起风波。

1941年初，周信芳接到上海日伪特务机关“76”总队长吴世宝的邀请，请他和他的戏班到吴府唱堂会。旧时，梨园是有不少伶人到权贵家唱堂会，有的人因此大红大紫。而周信芳在上海，除为宁波老乡唱过堂会外，比如本家堂叔周家，一般决不轻易答应登门唱堂

《新闻报》与《申报》刊发了一样的内容。之后的日子，两报以差不多的

【一种怀念】

我的文学梦

——写于《文学港》200期之际

太翼

1979年的夏天，我给《文学港》的前身《宁波文艺》投了一个所谓的小说，题目叫《刹车》。一个月后，我收到了编辑部的一张张小纸条，这张小纸条大概只有小32开纸那么大，上面写着：你的稿件已经备用，希望面谈一次。

那时正值学校暑假，我从余姚坐火车来到宁波，肩背着一只黄色的军用书包，里边装着另外的几篇小说稿件。我找到了一条小弄堂，门口挂着编辑部的牌子，我就怀着敬畏的心情，憋着气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。当时，编辑部里有些昏暗，也没有开灯，我见到两位40多岁的男人，端坐在一大堆书籍和方格稿丛中。后来听说他们都曾经被打入到社会底层，刚刚解放出来，是故，脸现菜色，全然没有现在某些作家那样的红光满面模样，肚子好像也很干瘪。

他们对我谈了些什么，我都记不全是，因为我始终处于一种兴奋、紧张的状态中。我觉得，我与想象中的作家居然近距离地接触了，幸福啊。

回去后，我根据他们的要求，对小说进行了修改，又寄给编辑部。但是，迟迟没有看到小说的刊登。后来听说编辑部换地方了，《宁波文艺》也更名为《文学港》了。但是，我的小说还是不见踪影，没有变成铅字。可能是我的小说不够格在杂志上发表，也可能是我的小说在他们搬家的时候遗失了。不过，那张小纸条一直保留着，夹在一本书里做着书签，因为那里留存着我的一个梦。

过了10年，我要调到宁波工作了，在联系单位的时候，我第一想到的是希望自己能够去《文学港》做编辑，边做编辑边实现作家梦。前期的运作都完成了，但是到了最后，还是没有成功。结果，我去了宁波日报做记者。去宁波日报前，我曾经向那里的领导

《文学港》是一本纯文学的杂志，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，它要生存下去，其实是很困难的。好在原来得到了陈继武、杨东标、傅丹、李浙杭等前任领导的高屋建瓴的支持，现在是仰仗于翁鲁敏主席、邹大鸣书记等现任领导的高瞻远瞩的给力，再加上编辑部同仁的坚韧、奉献、执着、刻苦，所以，它正在逐步地成为高质量的纯文学杂志。虽然，我的文学梦已经破碎，但是祝愿《文学港》不要“刹车”，成为宁波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园地，也成为中国有成就的文学家的园地。如此，才无愧于7000年河姆渡的文明。

很难想像，生存空间，如果是充满仇视的心态，猎取的状态，定会引发生之劫难，令鸟儿沾血的羽翎撕伤，令流血的伤口变成标本，令疆场的杀伐变成教材。

幸福和静谧，是夜晚最美的景致。灯火阑珊处，一些激情的年轻人，喜欢用夜光杯，品味生活。平静、温馨、和谐……鸟儿枕着人工湖的心脏，甜蜜入梦；幸福感、安全感、归属感，在梦境里灿烂绽放！

读懂鸟园，就像读懂一首诗，读懂一种哲理。生存与博爱，是最淳朴的生灵禅语；人与自然的美轮美奂，是“如意”形象生动的印证。尽管是鸟的轨迹，但可以穿透岁月，折射永不褪色的生命守候！

宁波榜样征文
时代回声征文



老三江口（水彩画）

图/文：林绍灵

【且听风吟】

可能那天晚上，风有些冷
你正站岗，田野飘散着淡淡的芳香
你沐浴在宁静中，想昨天的晚餐
也许还有村姑的笑声
只是你后来离她而去
留一股浓浓的硝烟给她
在你倒下的首蓿草里，她
捧回痛苦和沾满硝烟的军衣
你用荣誉和壮烈书写了日志
告诫人们
决不要忘记
那一段带血的战争和历史

“下海”

三十年，岁月很人性，风情万种，把“如意”的故事演绎得风生水起。

最初的起步，如履薄冰。汗水的挥洒，褒奖了最高的荣誉——国企负责人。但为了让生命之河拼搏出更美的浪花，选择奔流，成了寻求浩瀚大海的又一选择。

改革的春风，犹如久违的夜晚篝火，穿越时空，点燃积蓄一冬的能量，毅然“下海”，就像在浊浪滔滔的黄河中，一个喧嚣的世界正在摆渡——一柄舵，一只小船，一位舵手，还有几位水手……搏击商海，就像将一条粗绳把命运抗争的声音，深深勒进肩胛，一步一个号子，迸发出悲壮与雄浑……

无数次挫折，是凭意志，坚强了自己；无数次冲浪，是凭毅力，划出了弧线。信念与力量，撑起人生的旌旗。有时，一种艰难需要承受；有时，一种福泽需要造福。军旅生涯，昭示着

什么叫坚守，什么叫突围！而担当与回报、慈善与爱心、亿元的捐款，道德之光令多少人泪眼蒙眛，心灵震撼。

三十年的峥嵘岁月，已让陈年往事，充满温暖的阳光；三十年的辉煌历程，已让人格和善举，成为中国的感动！三十年的华诞，愿“如意”这棵常青树，尽情沐浴更灿烂的光辉，在最佳的生态环境中，让所有的美丽梦想葱郁成覆盖全球的绿色森林！

创作

创作，已成为一种语言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抒发心情。

排排书架，怀抱浩若大海般知识；翰墨飘香，濡染文学艺术高雅的境界。

月光，常成为灵感之光，而夜色，则成为挥洒之墨。如释重负，悠闲自如，一种心态，一道风景。

不必为红尘凡俗而哀叹，心如快乐的小鸟飞翔，深邃和旷达。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人生的最高境界。不同肤色

的民族，不同语言的国度，因“西林”而握手，因文化而交融。

11部专著、200余万字的洋洋洒洒，记录着心迹，承载着历史。老总的时间很浓缩，而文学，释放的空间无比。办公室、飞机、宾馆……时光随时

【“宁波榜样”征文】

青树三章

——致“如意”30周年

应满云

剪就创作的侧影，发表在岁月的封面，精彩而纷呈。

追求每个主题尽量鲜活，追求每个角度尽量完美。有些意象已经风干，有些情愫需要保鲜，但最大的祈求是字里

行间，能把生与死、祸与福祈愿成吉祥和如意。

有时，在异国他乡，乡愁是一枚淡淡的思念：亲人、泥土、方言、草木……深夜，常有歌声弥漫居住的城市，而流淌灯光的案头，是方寸之间的稿

子。醉着友情的交杯酒，发酵成激情和冲动，倾注笔端，与心灵的酒吧，交流。此刻，情感的抵达，淋漓酣畅。

创作，是一种深度状态，是一种自由呼吸。从记忆的深处走来，又走进深

处的记忆。文化的魅力和传奇，如意，也因此三十而立！

鸟园

鸟儿，是“如意”的精灵。这句话，在心灵里发芽得比春天还要早。一片竹林，一片鸟园。晨曦中，鸟儿衔来阳光，以自由的姿势，在空旷的上空轻舞盘旋，将金黄色的油画快乐点缀。偶尔，飞停喷泉假山，扑翅戏水一番；偶尔，飞停竹林，低头梳理羽毛。活动的空间，很立体，使人联想因在笼子里鸟的眼睛。

朝霞满天，铺就员工上班步履的背景。奇妙的是，上空黑压压的一片蘑菇云升起，又散去——成百上千的鸟儿仿佛正点集转，飞向广袤的大地。

当落日的余晖，涂抹远处耸立的高楼，鸟以夜的方式飞回。此时，竹林又“叽喳”一片，仿佛在诉说各自的故事：抑或收获，抑或爱情，抑或逃离贪婪的枪口……